

无西域 不成国史

一部中国人在西域的千年历程史

西域

不只是传说

三
乱世佛音

瀚海箫声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西域



不只是传说

乱世佛音

瀚海箫声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域不只是传说之三乱世佛音/瀚海箫声著.—

北京：中国华侨出版社，2011.5

ISBN 978-7-5113-1355-3

I. ①西… II. ①瀚… III. ①西域—地方史—史料—

魏晋南北朝时代 ②西域—佛教史—史料—魏晋南北朝时代

IV. ①K234.106 ②K294.5 ③B9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64720 号

● 西域不只是传说之三乱世佛音

策 划/千喜鹤文化

作 者/瀚海箫声

责任编辑/文 锋

特约编辑/张秀琴

装帧设计/视觉共振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/16.75 字数/310 千字

印 刷/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1355-3

定 价/25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：100028

法律顾问：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 辑 部：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 行 部：(010) 64446051 传真：(010) 64439708

网 址：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第壹章 西天取经... 1

- ◎ 八戒 ◎ 不戒酒的和尚 ◎ 佉卢文 ◎ 大乘乎，小乘乎
- ◎ 一粒冰雹带来的英雄 ◎ 秃发鲜卑的叛乱 ◎ 英雄
- ◎ 毛遂自荐的马隆 ◎ 漫漫河西路 ◎ 父子英雄 ◎ 阳关外的支点 ◎ 车战
- ◎ 烧不坏的经书

第贰章 桃花源... 27

- ◎ 河西路路通 ◎ 盛极而衰 ◎ 家乡的鲈鱼脍 ◎ 混乱的河西 ◎ 万里大游行
- ◎ 昨日刘郎今又来 ◎ 苦难 ◎ 皇帝不好当
- ◎ 奴隶石勒 ◎ 麻秆打狼，两头害怕 ◎ 浪子张骏 ◎ 称霸
- ◎ 谁之高昌 ◎ 还是要打仗 ◎ 李柏文书
- ◎ 丧失河南地

第叁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... 59

- ◎ 浴火重生的李柏 ◎ 收复河南地 ◎ 我回来了 ◎ 千里为君来 ◎ 退无可退
- ◎ 大漠上的邻居 ◎ 大地流浪者 ◎ 浪漫的大帝
- ◎ 西域巡回使 ◎ 神秘来客 ◎ 龟兹三宝

第肆章 吕光西征... 95

- ◎ 出兵 ◎ 进退维谷 ◎ 谁知我心? ◎ 龟兹城下 ◎ 神秘的猞胡
- ◎ 决战 ◎ 酒不醉人人自醉
- ◎ 不得不回家 ◎ 各怀鬼胎 ◎ 龟兹乐伎 ◎ 名下无虚的高僧
- ◎ 我到家了

第伍章 鹰与狼... 119

- ◎ 男人难以拒绝的诱惑 ◎ 很无奈 ◎ 我回来了，大家好 ◎ 引狼入室
- ◎ 捕狼行动 ◎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
- ◎ 淳朴的高车 ◎ 漠北整编 ◎ 决战参合坡 ◎ 文化很重要
- ◎ 我有一个梦 ◎ 河西大乱 ◎ 书生不文弱

第陆章 七彩世界... 155

- ◎ 风云莫测 ◎ 人海茫茫、天涯知己 ◎ 强势出击 ◎ “我是流氓我怕谁”
- ◎ 投降 ◎ 佛学的春天
- ◎ 只有更坏没有最坏 ◎ 狠心的老爸、可怜的妈 ◎ 宝座在哪儿都是个问题
- ◎ 连环计 ◎ 巧遇 ◎ 最昂贵的陪嫁 ◎ 致胜之王

第柒章 巨变... 183

- ◎ 脆弱的平衡 ◎ 在劫难逃 ◎ 英雄所见略同 ◎ 背水列阵
- ◎ 余震 ◎ 收租子 ◎ 声东击西
- ◎ 蒙逊的苏武 ◎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◎ 出奔 ◎ 远交近攻

◎ 甘当小兵的统帅 ◎ 双龙会 ◎ 坐不住的观众

第捌章 还是那个问题 ... 213

◎ 反魏大联盟 ◎ 似曾相识 ◎ 犁庭扫穴 ◎ 出路何在？

◎ 梦想成真 ◎ 本是同根生，谁是正统 ◎ 莫高窟

◎ 今天的主题是和亲 ◎ 高昌城外的沙丘 ◎ 轮回 ◎ 自立为王 ◎ 劫使示威

◎ 董婉、高明的考察报告

第玖章 梦断河西 ... 241

◎ 无奈的政治婚姻 ◎ 尹老夫人 ◎ 喜筵之后

◎ 危急时刻想到的还是朋友 ◎ 倒霉的沙僧

◎ 烽火台下的邮包 ◎ 还是不能迷信 ◎ 复国梦 ◎ 柔掌无形

◎ 家在哪儿？

第壹章

西天取经



八 戒

西出阳关就是西域。那里不仅有大漠流沙、天山雪莲、点点绿洲，还有丝绸古道、暮鼓晨钟、梵音佛唱，以及闻所未闻的佛家经典。对于刚刚经历了军阀混战，至今还享受着天下三分的中原人士来说，西域的佛唱无疑更加具有吸引力。那是对和平的向往、对美好生活的渴望，她沐浴着千里荒野无鸡鸣的人世沧桑，蕴含着渡尽人间劫难、归来去兮的慈悲妙音。

在通往阳关的大道上就走来这样一群朝圣者，或者叫取经人更为确切，领头的是一个老和尚。虽然他是一位老者却精神矍铄，双目炯炯有神，精气神一点不亚于年轻人。这位大和尚就是出家在洛阳白马寺的八戒和尚。

八戒和尚？估计一听到八戒两个字，很多观众的眼睛就会一亮。马上就会联想到那位举世闻名的二师兄。哪位二师兄？当然是随同唐僧到西天取经的猪八戒。对于这位二师兄全国人民都不陌生，太熟悉了。

想来吴承恩老先生在构思《西游记》的时候也是看了很多古书，否则取经之路怎么能信手拈来、精彩纷呈？唐僧就不用说了，八戒、悟空这些名字都在历史上出现过的，都是真正的取经人。八戒和尚是不是二师兄我不敢说，不过这二位真有很多共同点。

首先，这二位都姓朱，只不过此朱不是彼朱。二师兄也是神仙人物，那是天蓬元帅下凡。只可惜投错了胎，却一点也不傻，还非常有生活情趣。据网络调查显示在唐僧师徒四人中，二师兄是最受女同胞爱戴的，粉丝队伍无比庞大。

这位八戒和尚俗家姓朱，与洪武皇帝一个姓。其名士行，法号八戒。虽然不像

二师兄那样声名显赫，但也不是一般人物。当年印度僧人云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立戒坛的时候，朱士行是汉家受戒的第一人，凭这一点就可以载入史册。

其次，这二位都是取经人。二师兄猪八戒是陪伴师父到西天取经，是将功赎罪之旅，故事里头也就是个配角。虽然三心二意，动不动就想回高老庄，但是最终修成正果，为取经路平添了许多乐趣。一路上打打闹闹、说说笑笑就取回了真经。

而这位八戒和尚可是取经的主角。八戒很小就出家了，登坛受戒之后更是刻苦学习，主要钻研的就是《小品般若经》，而且很快就可以登坛讲经了。可是讲着讲着，八戒和尚就把自己给讲糊涂了，弄得异常难看，往往下不来台。一来二去八戒和尚却逐渐发现了问题，不是自己水平差，而是经有问题，常常是前言不搭后语，越解释越糊涂。

八戒和尚用的经是印度僧人讲授的。僧人是凭着自己的记忆讲授，翻译的人则是口口相译，或许有的段落在译的时候就不理解，或许有的句子早就脱落了，或许是有的讲授的时候就记错了，各种可能性都存在。结果就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

翻译这项工作本身就比较难，把梵文书写的经文翻译成“之乎者”更是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。要求译者的梵文、汉文的水平都很高。就是这样也不一定能译好，语言本身就不是能一一对应的。比如说什么唱腔有北京味，这个“北京味”怎么译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

译法本身还不是一个问题，最要命的是没有原文。要想找原文就得去印度，最起码也得去于阗。这就是八戒和尚此次西行的主要目的。八戒和尚的西行虽然没有唐僧师徒那么声势浩大，也没有佛祖的旨意，更没有沿途各路神仙的帮助，但心是一样的诚，意志是一样的坚定，和尚至死心如铁。

相比二师兄的三心二意，八戒和尚是一心一意。此时八戒和尚已是将近六十岁的老人了，随行的也没有降妖捉怪的猴王，有的只是几个小徒弟。

不戒酒的和尚

曹魏甘露五年（公元260年），八戒和尚启程西行，起点在雍州（也就是现在的长安县西北），一行人穿过河西走廊，出玉门穿过流沙（也就是三陇沙，分为三段的大沙漠），西南方向就是鄯善。史书上没有记载八戒一行是否经过鄯善，但是

应该必须经过鄯善，这是最近的路，而且有很多理由让八戒一行不得不通过鄯善。

首先就是经济问题，和尚哪有什么钱呐？没有钱还要远行，那就是个问题。和尚的做法就是化缘，换句话说就是靠施舍，或者说要饭，要到啥吃啥。《西游记》里也经常有这样的场景，悟空登高一望，“师父，前面有一片桃林。”没办法那就吃桃子吧。再不就是悟空一个跟斗翻到外国去弄点吃的。

八戒一行哪有这个本事，一路上的辛苦可想而知。饥餐渴饮、晓行夜宿，饥一顿、饱一顿，历尽千辛万苦、一步步量到了鄯善。

到了鄯善就好了。因为鄯善也是寺庙林立，最起码吃住的问题解决了。在哪个寺庙挂个单都得管吃管住，八戒一行也只是匆匆过客，在鄯善也住不了几天，目的地还是西面的于阗。至于如何去于阗就不用八戒和尚操心了。到了鄯善就等于到了于阗，下面的事就交给鄯善的同行，他们全权负责八戒一行到于阗的旅行。

这么好？对！

鄯善可以为往来商旅、行人和使者提供一项专业服务——传驿。鄯善的传驿队伍非常专业，不仅配备有护卫、向导，还有普通骆驼和急行骆驼。这属于武装护送，快赶上现在的运钞车了。另外还提供相应的饮水、饲料和食物，不过估计不是免费的。

传驿队伍常年待命，接到国王的命令就可以即刻启程，当然工钱从优。用谷物直接支付，易货贸易，决不打白条。那么，被护送的人是不是要支付相应的费用？那还用说吗。不过八戒一行的费用应该由当地的寺庙负责了。

此时的西域南路基本上被于阗和鄯善瓜分了。以前我们所熟悉的几个西域南路小国，比如小宛、精绝、戎庐和且末都已经成为鄯善的一部分了。也只有这样，鄯善才能提供完整的一站通服务，把客人从一个绿洲送到另一个绿洲。最西端可以送到鄯善、于阗的分界点拘弥。

对于八戒一行来说这是意外之喜，不仅解决了经济问题，也解决了安全问题。

虽然在鄯善住了没几天，八戒和尚还是发现了另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使八戒感到很诧异。八戒发现在鄯善除了汉语之外，还有另一种语言在流通。

佉卢文

八戒和尚发现的这个新的语言就是佉卢文。不仅仅是语言，还有文字，也就是说鄯善像加拿大一样是双语制。说双语是客气，很可能鄯善的官方语言就是佉卢

文。这个发现让八戒和尚很不适应，按照《汉书》上的说法，鄯善人是没有文字的，那么这个佉卢文是从何而来的呢？不经意间似乎一个天外来客已经统治鄯善多年了。

佉卢文是古印度的一种文字，曾经在印度西北部、巴基斯坦一带使用。后来逐渐没落，成了死文字。

是谁把这个文字带到了鄯善？在玉门关内的中原王朝互相对峙、兵戎相见的时候，是谁乘虚而入动了我们的蛋糕？八戒对这个问题也很关心。实际上不用我说各位可能已经猜到，按照时间、地点推测，应该是大月氏。

我们上一次提到大月氏是在公元 116 年左右，当时大月氏扶持臣磐做了疏勒王；东汉在西域最后一次行动大概是公元 175 年，当时是西域长史辅立了拘弥王；曹魏第一次进入西域是公元 221 年，这一年敦煌人张恭被任命为戊己校尉。也就是说从公元 116 年到公元 221 年之间，佉卢文就在西域传播开了。

按说这样大的文字入侵，肯定是伴随着大量人口的植入，那么最直接的手段也就是战争。这也是一千多年以后许多外国学者的看法，大月氏统治了该地区，也把文字传播了过来。

然而八戒却没有发现战争的痕迹，因为鄯善的王族没有发生变化。当曹魏再次走出阳关的时候，多年以前对中央王朝的记忆，使鄯善的王族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新领导。如果王族换了月支人想必还要大受周折，甚至兵戎相见，也叫不打不相识。据专家们考证佉卢文的记载，在鄯善国里大月氏人似乎承担着被领导的角色，尽管其地位相对特殊。

令人奇怪的是当佉卢文在西域南路盛行的时候，在大月氏所谓的本土已经逐渐没落了。那么这一阶段大月氏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公元 116 年左右正是迦腻色迦二世的时代，迦腻色迦二世也是大月氏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君主，十分强大，在位期间国力达到鼎盛。随后盛极而衰，在外力的打击下国家逐步凋零。

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古老的记忆，即使没有文字也会口口相传。如果说在大月氏人中间流传着自己是从哪里来的、祖先居住在哪里这样的传说是不会让人感到奇怪的。

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描绘出这样一幅画面：在外敌入侵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有些大月氏人越过帕米尔高原，沿着西域南路一路东行，在于阗、鄯善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。尤其是在鄯善，许多月氏人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至于两种人怎样融合在一起就不得而知了。如果有谁懂得佉卢文，可以做一个深入的研究，没准能在出土的木简中发现一二。

实际上鄯善距离大月氏人梦牵魂绕的故土已经很近了。也许有人会猜测没准

很多大月氏人已经跨过了两关来到内地。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书中真有这样的记载。佛学传记《出三藏记集》里就记载了一个大月氏和尚支谦的情况。

支谦的祖父法度是在汉灵帝年间来到中原的，同来的还有数百族人。法度不是来访问的、也不是来游玩的，而是移民，整个一族人千里迢迢来到汉朝。说来到汉朝，或者移民，有点用词不当，确切地说应该是回家。为此汉灵帝还授予法度率善中郎将。这个时间点正在前面我们所估算的公元 116 年到公元 221 年之间。

这只是一个例子，其他的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正如记载中所描述的，大月氏人的东迁之旅不可能是有组织的，浩浩荡荡地排着队来必然会遭到于阗、鄯善等国人民的抵制；但也不可能一点组织没有，否则不可能迁移这么远。应该是一批一批的，每批的人数还不会很多，而且以家族为单位，这样才能被当地人逐步接纳，而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冲突。这些大月氏人很可能与当地的于阗人和鄯善人达成了某种默契。既接受领导的管理，又保持了相对的独立。

至于佉卢文为什么流行起来，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。于阗、鄯善这些国家本身是没有文字的，汉朝进入之后上层人物使用的应该是汉语，但是这些人对佉卢文也应该不陌生。两边佛教交流这么频繁，对佉卢文应该是耳熟能详，最起码应该是见过的。

大月氏人进入之后，大月氏人之间肯定是用佉卢文来沟通的。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当地政府如何加强对大月氏人的管理。语言不通肯定是一个问题，或者强迫大月氏人使用汉语，这个看起来比较难，没准鄯善人自己都没说顺溜；或者借用大月氏人的文字。估计也没有谁有什么具体的想法，在生活中逐步约定成俗，佉卢文也就逐步得到了官方的认可。

实际上大月氏人对塔里木盆地南缘这一带真是不陌生。当年大月氏人西迁的时候，鄯善这一带也是必经之地。汉文帝的时候匈奴右贤王攻击大月氏人，也曾顺道来过这里，收服了西域二十多个国家，当时还叫楼兰的鄯善就是其中之一。如果说当时有些大月氏人由于某种原因留在此地，也不会使人感到意外。

更神秘的说法是据专家的考证，塔里木盆地南缘这一带很久以前也是大月氏人的故土。在更早的史书里大月氏人被叫作禺氏。当年穆天子西游的时候，禺氏人还进献过礼物。《管子》里也说：“玉起于禺氏之边山。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，其涂远，其至厄，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。”

当然这些东西即使考证出来也是玄而又玄的东西，想得到考古学的实物支持是不大可能的了。毕竟年代太久远了。

写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，难道八戒没访查出什么来？客观地说不经意间我们

正在探讨中亚史上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，也属于历史谜案之一。别说八戒考察不出来，就是现在各国的专家们也是吵个不停，说也说不清楚，这就是谜。

大乘乎，小乘乎

八戒一行来到于阗的感觉就同唐僧师徒来到小雷音寺的感觉一样。此地佛味甚浓，寺园林立、僧侣满街，举国上下尊奉佛教。

宝殿上坐的还是佛祖，只不过此地僧众的信仰与八戒是不一样的。此地盛行的是小乘，而八戒信奉的是大乘。一大一小，差别可就大了去了，大乘、小乘虽然都是佛教，要解释清楚还真不容易，随着佛教的发展，其内部对佛祖的理论如何理解、如何阐述，教徒们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派别，归纳起来可以分成大乘、小乘两个基本派别。

所谓“乘”，有道路、载具的意思。大乘教派认为自己能普度众生，就像一只大船一样，人人可以达到幸福的彼岸，成就佛果，所以自称大乘。其他的就被他们相对地称作小乘。

八戒到于阗来是敲错了庙门。那么，再往前行到印度去？还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，也不是说去就能去的。没办法，八戒一行只得在于阗住了下来，慢慢寻访，看看哪里能找到梵本的《大品般若经》。

八戒的寻访工作一晃过去了很多年，总算功夫不负苦心人。经是找到了，接下来就是抄书，九十章，六十几万字，也够抄一阵子的。转眼之间八戒一行在于阗已经住了快二十年。不是不想回家，早想着往家走。可世上不如意之事往往十之八九。前几年是找不到书，找到了、抄完了，河西路却不通了。二十年，阳关之内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一粒冰雹带来的英雄

八戒西行之后没几年，曹魏的江山就垮了。公元265年，司马氏上演了一场禅让大戏，历经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两代三人的经营，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取代曹魏，建立晋朝，史称西晋。

这个政权的更替是意料之中的，还留下了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”的典故。不仅政权的更替非常顺利，就连偏远的河西也没有掀起什么风浪。坦坦然然、欣

欣然、自自然然，第二天早上一开门，太阳还是冉冉升起，城门还是照常开启。你做你的皇上，我做我的民。可是到了泰始六年（公元 270 年）的时候，河西进入了动荡的年代。这一动就是十年，产生动荡的主角就是鲜卑。

还记得在上部书中我们提到过的鲜卑吗？当年窦宪北击匈奴产生了两个意想不到的结果，一个是匈奴人逐渐西迁，在欧洲掀起了狂风恶浪；另一个就是大量的匈奴人，大约十万人上下集体加入了鲜卑的行列。之所以一直没有掀起什么大的风浪，是因为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人物。

一个种族或者民族的人口要是足够多，繁衍的时间要是足够长，就一定能产生这样的人物。在东汉桓帝的时候鲜卑族就诞生了这样一位伟人——檀石槐。檀石槐的父亲叫投鹿侯，当时参加了匈奴的部队，估计是南匈奴的队伍。没想到在队伍上工作了三年之后，回家一看老婆生了一个小 baby。

檀石槐的母亲也不傻，就同老公解释。说有一次自己大白天的在外面走路，天上电闪雷鸣，抬头一看，冰雹满天飞，不小心一粒冰雹就落到嘴里并滑到了肚子里，十月怀胎就生了檀石槐。这种故事在历史上非常多，什么梦月入怀、梦日入怀、踩上大脚印等等不一而足，檀石槐是冰雹入嘴。

这种谎话糊弄糊弄皇帝，或者糊弄一下读书人都行，可檀石槐的父亲是个粗人，哪信这些，顺手就把孩子扔了。孩子是娘的心头肉，檀石槐的母亲就让自己的娘家帮助收养一下，总是个生命吗。檀石槐就这么在姥姥家长大了，他天生异禀，敢干、胆大，还有计谋，上升点高度就是文武兼备。

檀石槐十四五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其他部族的首领导人抢了他姥姥家的牛羊。他知道后，抄起刀、骑上马一个人就追了过去。还真就没人能拦得住，不仅东西抢回来了，名声也闯出去了，都知道檀石槐不好惹。

从此檀石槐就开始在部落里发号施令、评判是非。什么邻里纠纷、夫妻吵架，谁家的狗叼了谁家的羊，只要檀石槐一说话，没有不听、不信、不服的。再年长一点，他就成了部落的首领。于是檀石槐就在弹汗山（现在的大青山）的歃仇水（现在的东洋河）附近建立了王庭，开始了统一鲜卑各部的旅程。

檀石槐的统一之路没费什么大劲，毕竟鲜卑多少年没出过像样的人物了。很快附近的鲜卑各部就聚集在领导的周围。团结起来当然就要征伐四方，北面的丁零人、东面的扶余人、西面的乌孙人，啊，都打到乌孙了？那是，匈奴人的地盘檀石槐都给照顾到了。向南当然少不了攻击汉境。

汉朝一看这不行啊，得剿匪呀。可是这个匪已经剿不动了，东汉的身子骨不太好。打不了也有办法，那就是收买。

但这檀石槐洁身自好，甘愿与自己的弟兄们同甘共苦。

地方大了，人也多了，管理上就得提高点层次。树大了分叉、孩子大了分家。这管理层次一提高檀石槐就露了怯。

檀石槐把鲜卑按照地域分成了三部分：东部、中部、西部。三部各设一个首领管辖，基本上还是一个部落式的管理方式。等到檀石槐去世之后，基本上就散了架。但是由于檀石槐的征伐，鲜卑人的分布那是相当广泛，大草原上从东到西到处是鲜卑人。之后就是三国混战，鲜卑人就从东起辽东，西到敦煌、乌孙，开始全面地走入塞内，参与各民族的同化过程。

这其中就有一支迁移到河西附近，史称河西鲜卑。他们的领地大概南到浇河（现在青海省贵德县），东至麦田（靖远县北的麦田城）、牵屯（甘肃省平凉县西北的牵屯山），西至湿罗（青海湖东），北接大漠。正好把河西切断了，所以才叫河西鲜卑。这一支还有一个怪名叫秃发。

秃发鲜卑的叛乱

秃发，是这支鲜卑的姓。原来迁徙过来的时候没有姓，只有名。姓这个东西虽然简单，也不是想有就有的，那是文明的象征。后来到寿阆做头领的时候，河西鲜卑才找了这个姓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当年生寿阆的时候，寿阆的母亲正在睡觉，是在被子里生了寿阆。在鲜卑语里“被子”发音成“秃发”，就以此为姓。这支鲜卑就叫秃发鲜卑。

寿阆去世之后，寿阆的孙子树机能成为首领，就此展开了秃发鲜卑的兴旺历程。

在这一时期，由于中原王朝军阀混战，周边各少数民族趁机内迁成为一个主要的趋势，有的是武力闯进来的，有的是招抚、迁徙进来的。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主要原因就是从黄巾起义开始的战乱导致中原地区人口急剧下降，人口仅存十分之一。这从《三国演义》里也可以窥见一斑，动不动就屠城、坑杀，有多少人也不够砍的。

兵灾、混战不仅给各少数民族提供了入塞的机会，客观上也需要这些生龙活虎的劳动力。经过长时间的融合之后，好多少数民族很快汉化，对农耕生产一点都不陌生。

这期间曹魏乃至西晋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态度也很复杂，一方面怕他们在塞

内趁乱造反，另一方面又需要他们的人力资源服兵役、徭役。整体上就形成一个既打又拉的格局。比如说曹操在世的时候就把南匈奴分为五部，各部自有渠帅，而且还派汉人监督，南单于基本上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。

无论是曹魏还是西晋都承袭汉制，在此地设置护羌校尉管理当地的各少数民族事务。鲜卑人吃粮当兵，被征调参与各种大型工程是不可避免的。你说双方关系有多好那是不现实的，要说是完全的压迫与被压迫也不尽然。是朝廷的子民就得受朝廷管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当然要是管理得太差劲，搞得造了反也不能埋怨鲜卑人。

雍州、凉州这一片的鲜卑人都是当年邓艾招降纳叛后安置在这里的，朝廷一直不放心。泰始五年，为了加强对河西地区鲜卑人的管理，西晋从雍、凉、梁三州各分出一部分，设立了秦州，并且任命久负盛名的胡烈为秦州刺史。秦州大概在现在的甘肃东部，秃发鲜卑就在这一地区活动。之所以选择胡烈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据说胡烈在这一带的胡人中威信比较高。不过这种威信要画个引号，都是打出来的，出事也就出在这个上面，自古用强难持久。

当时派遣胡烈来秦州的时候就有人提意见，说胡烈并不适合这个岗位。不仅是胡烈，连当时的凉州刺史牵弘也不合适。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有勇无谋。作为一般战将，在领导的指挥下冲锋陷阵没有什么问题。作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就不合适了，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，仅仅靠武力更是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。要讲政治、要手腕。

胡烈成为秦州刺史没有多长时间，也即一年零四个月之后，胡烈同志就成为烈士了。秃发树机能反了！为啥？反正是反了，具体原因语焉不详。估计问题还是出在胡烈身上，作为一方刺史应该是保境安民，使各族人民安居乐业，就是反了也得想办法安抚住。这种基本要求对有勇无谋的胡烈就显得有点高了。

双方在万斛堆大战，胡烈被包了饺子。紧接着在同年四月，秃发树机能又斩杀了凉州刺史牵弘，河西就真是乱哄哄了。

平叛就成了一个必须立即处理的急务。晋武帝司马炎挑选了两位文的、懂政治的前往平叛。先是任命了大将杜预为秦州刺史，后是又派了宠臣贾充。有文事者，必以武略济之。杜预虽然精通兵法，但是武帝给他派了一位能捣乱的领导石鉴。将帅不和怎么能做好事？折腾来折腾去还是劳而无功。

贾充就更滑了，这位是讲政治的高手，司马炎的主要智囊之一。离开中枢就等于被发配了，弄不好现有的权势都将随风而去。贾充脑袋一转就用起了拖字诀，仅仅是调兵遣将就用了四个月。泰始七年（公元271年）十一月终于下定决